



御
文
序
十四

二十四
序
二十五
序

~ 16
245
14



同會
攻印

門和16
號245
卷14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四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序

送從兄偁罷選歸江淮詩序

偁一作稱
按史傳

年表于厚從兄偁無見焉其曰從姪
立為後序立貞元十一年中進士弟
也者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

至攝祗而退唐淮陽郡今為陳州屬開封府調選也攝祗謂斂襟也顧

謂宗元曰管吾祖士師生于衰周與道同波

為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
 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孟子贊之今吾違
 違未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不
 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訓也吾祖士師謂然
 而闕滫瀡之養乏庾金之畜逼送無成東轅
 淮湖雖欲脫細故於胸中味道腴於舌端勉
 修厥志懼不恒久子當慰我窮局之懷祛我
 行役之憤傳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之望
 將誰望焉滫瀡謂米泔也禮內則棗栗節蜜以

世之莖萱粉榆兔薨滫瀡以滑之注秦人澠
 日滫齊人滑曰瀡六斗四升曰釜十六斗曰
 庾見論語荀子味道之宗元再拜曰夫聞善
 腴說文腴腹下肥也
 不慕與聾聵同見善不敬與昏聩同知善不
 言與聾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
 儒之茂質恢曠之弘量敢不敬乎有述祖之
 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覩徽容而敬聞
 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
 為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于
 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為後序終焉

五十一十七一七作
五十一十七一七作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子厚高祖諱子夏
徐州長史此序首

云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其別蓋
自此然謀之父祖年表譜系皆關無
所稽焉○一篇文
勢似跌宕不得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
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無
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為京兆從事謀
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為文詞通外家
書子厚時為
盤屋尉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弃去為

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廣州
在今

廣東邕州在今
廣西為南寧府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

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

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

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煖之宜其隙則讀書講

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隙與隙
同○滑

其已過永州為吾留信次具道其所為者左
傳

莊公三年凡師一宿為
舍再舍為信過信為次凡士人居家孝悌恭

儉為吏祇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

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白
 之勞和安而益壽兄弟術術以相友不謀食
 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為從
 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和安一作安和術空
早切。術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
 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虜吾宗不振久矣
 識者曰今之世稍有入焉若謀之出處庸非
 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
 於管仲其為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音鳴

呼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
 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
 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為人其可度哉為人
有志吾不智觸罪擯絀楚閒六年築室茨艸
 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
 終為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
 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
 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
 名譽嗜味得壽而至於邪用是愈賢謀之

去進士為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季悌今雖欲
 美之豈復可得嗜味得毒見國語單襄公謂魯成公曰高位寔疾顛厚味寔腊
 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日聞於人吾
 恐謀不幸又為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
 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
 事雖履吾跡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
 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邪振吾宗
 者其為望乎爾一作惟

送澥序

澥音避。澥子厚之族屬也。

人咸言吾宗宥碩人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
 居尚書省二十二人永徽二年柳爽同平章事遭諸武以
 故衰耗武氏貶猶不能與為尚書吏者間十
 數歲乃一人一無武氏貶猶與又字○爽為武后所惡貶愛州刺史至殺之
 籍沒永貞年吾與族兄登竝為禮部屬登字伯成
 其家芳之子子厚為禮部員外郎登為膳部郎中又黜而季父公綽更
 為刑部郎則加稠焉刑下有一有吏字○公綽字配之温之子以吏部
 員外郎為西川武元衡又觀宗中為文雅者
 判官復入為吏部郎中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其復與

乎其字無自吾為僇人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
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解
僇即戮字。史記毛遂曰臣得如錐之解質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未見而解質
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
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
富好慕甚正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
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動聖人之遺輔
以李悝復嚮時之美吾於解焉是望汝往哉
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太山之麓止

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
於夷矣說文麓山足也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旨黎銘子厚墓云舅弟盧遵

本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作遵從而家焉建其然不夫觀子厚此序信然矣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
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為大儒兄弟
三人咸為帝者師盧植涿人後漢時為尚書
侍中奐子志中書監志子諶司空毓子奐晉
四代有傳諶子偃偃子昭昭曾孫靖靖三子

景裕辯允皆為帝者師號帝師房景裕魏國
 子博士齊文襄帝師辯西魏侍中尚書令周
 武帝師允西魏侍中將作大匠恭帝師詳見元和姓纂
 其風之流者皆
 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廣而不肆矣而不囁
 季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
 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
 弃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
 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弃也適累斯
 人焉一本弟下有子字非是悖音佩又蒲沒切以愛余而慰其憂
 息故不為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

而中丞之道允大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
 而趨以出其中之有集又有上桂州李夫如
 是則定奮翼鱗乘風波以游乎無倪往哉其
 漸乎是行也無則字倪八端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呂渭字君載河中人貞元中為
 湖南觀察使四子温恭
 儉讓元和十年讓中丞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飢羸寒蒙難抵
 暴梓抑無告以呼而憐者皆飽窮厄恒孤危
 詭詭忡忡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

粹作沒切呼一作斤
詭音怡忡勅中切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

食肉厭梁稻欺純穀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

特堀埜不自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若不耳呼

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毗坐而言未嘗不

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邪積於中得於誠

往而復咸在其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

哀由外以鑠已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

之得其為賢也莫尚焉堀音肩毗與岷同鑠式灼切爾雅邑外

謂之郊外謂之牧外謂之呂氏子得賢

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

程右準以為直道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

而蔬不巧買而有也值其今來言曰道不可

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

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于於仕庶施吾道

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學

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

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

文之又當主上與太平賢士大夫為宰相卿

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
 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
 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
 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為決子其行焉
 志一作焉一作志好焉且學而文
 之一作且學而文之皆非是

陪永州崔使君遊宴南池序

崔使君名敏刺永

卒子厚嘗誌其墓及以文祭之有云
 某等咸以罪戾謫茲炎方公垂惠和
 枯稿以允鳴鑾滴莖汎鵠公湘廣筵
 命樂華燭飛觴與此同意今按南池
 在永州府城東一名瑞蓮池云○有
 詩賦氣似王維李白之文茅坤曰文

蕭麗跌宕可惜也篇
 未猶多抑鬱之思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
 會則泓然為池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柗竹箭
 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藻騰波之魚韜函
 太虛澹灩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泓鳥宏
切柗即
 楠字芡音儉芡音伎藻音渠灩音艷○委會
 水聚處泓下深貌灣水曲也楓似白楊甚高
 大厚葉弱枝而善搖霜後丹色可愛柗似杏
 實酢箭篠也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是小竹可為箭幹者芡雞頭也芰菱也蒲水
 草可用以為席藁笑藁也澹灩水搖動也○
 綴景已佳以下叙登
 臨俯仰如同日而語
 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

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
 徵賢合烟登舟于兹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
 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
 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
 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
 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瞪直陵丈證
中以御史中丞崔敏為永州刺史羽觴酒器
 為生爵形似有頭尾羽翼也匏瓠也
笙婆然舞貌
 瞪目直視也
 管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
 可必也嘗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宐去

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左官蒙澤方將脫
 鱗介生羽翮夫豈罄祖湘中為顛頓客耶左官
或作左謨謠千資切祖千余切顛音惟
 顛音悴左官見前卷贈李睦州序
 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
 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愚溪詩序

子厚嘗與楊海之書云方築

溝池堂溪亭島皆具序當作於書之
 後所謂八愚詩今逸之○子厚南
 池愚溪一序即詩
 遊記之餘技爾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

嘗居也故姓是溪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
 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為一作曰○羅含湘中記有灌水有蒸水
 皆注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凌是溪入二三
 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
 溪而名莫定一有能字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
 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斷魚斤切更平聲○說
 中見一老公問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
 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史記孔子世
 家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注至也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
 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

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
 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
 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
 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
 故咸以愚辱焉出入愚亦極錯落指點如畫夫水智者樂
 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
 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
 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
 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樂又下敎切

昔遲與同爾雅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階小階曰此小此曰抵茅坤曰翻案好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是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

則泯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紀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于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婁

才名圖南公集有酬婁秀才病中見寄詩有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詩有送圖南遊淮南將入道序今又有此序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避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畧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伸於歌詠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為之也以形一作故形是下一有

故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空行而其術未用故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借未達故為贈詩以悼時之往也故下字余既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分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聞於金石書日道人以木鐸狗于路間廁也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寺在永州子厚有西亭記

詩及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為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遊乎顯氣之始氣一作氛。班固賦鮮顯顯氣之清英注白也閒歲元克已由柱下史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已欲志是會以貽于後咸命為詩而授余序周藏書室史之柱下也因以為殿柱之下因以為名此云由柱下史御史也管酌孟至於鄭賦七子以觀鄭志克已其慕

稱者歟卜子夏為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道

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乎

其近於古矣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諸

子太叔一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序飲

本或元獻本題云序飲序其一篇古中淺深轉得姓讀之如披圖畫

買小丘一日鋤埋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

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小丘

溪序所稱愚丘也又子厚銘鉅潭西小丘記云其石之突怒偃蹇爭為奇怪者不可勝數

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禮記

離坐離立注云離兩也今此離坐與記不同

離當音麗實觴而然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

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

能不洞于泆不止于坻不沈于底者過不飲

而洞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洞胡雷切泆

一有至字詩賓之初筵既立之監或佐之

史注云立監以視之又助以史使賢酒說文

逆泆而上曰泆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無

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眾皆據石注視懼

扑以助其勢突然而遊乃得無事於是或一

飲或再飲眩榮絹切汨于筆切住一作留石

景寫意種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洞

一止一沈獨三飲眾乃大笑驩甚劉辰翁曰

拙衆人未必巧或飲或不飲者溪流不可必

而人幸有不幸也士有操名宦之籌以角

勝負於世途之風波者其余病瘧不能食酒

為幸不幸又可勝計邪

在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

拜以為禮者楊子賓主百拜而有叫號屢舞

子厚病瘧已見卷八辨伏神文漢于定國

食酒至數石不亂注云食酒謂能多飲費盡

其酒猶二三吾聞管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

如沸如羹以為極者詩或不知叫號又賓既

為達者裸魯果切程音呈祖楊音但錫

阮杖畢卓揚曼桓彘阮平散髮裸袒開戶

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便于戶外脫

衣露頂於狗竇中窺之大叫輔之驚曰他人

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呼入與飲時人呼八

連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

糺迷而為密者數音朔樂記音速王今則

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

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迷而密簡而同肆

辨何東集卷二十四

而恭循循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室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碁

西京雜記漢元帝好擊鞠為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為彈碁之戲今人罕為之有譜一卷盡唐人所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土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隆亂李商隱詩云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云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今譜中具此法子厚序碁用二十四碁者即此戲也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子厚一弟宗直宗一也

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

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弟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敲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一毫如其弟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竟以中作慄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觀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

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易以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基者，歟？無亦近而先之，取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作心三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者，歟？

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鼓以二敵其一者，歟？志蕩一三作二志不蕩余墨者，徒也。觀其始未有以基者，故叙。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四終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五

胡樵李蔣之翹輯注

序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凌助教字士燮蘇州人系出河間故

序稱河間凌士燮云○却得典雅中不出環堵坐入吳甸包山震澤若在牖外四語正是不問有無得畫外意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

禮記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

間凌士燮窮討六籍皆有著述而尤邃春秋

為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

回邪在京師十

二年家本吳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

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蓋大江之

南其舊俗也詩風雨攸除由是不出環堵坐

入吳甸包山震澤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

斯固然歟與夫南音鈔吟慕望而不獲者異

日道也禮記儒有一畝之官環堵之室注方

亦曰椒山即春秋所謂夫椒是也震澤亦曰

具區即今之太湖是也在吳縣南左傳成公

八年晉人以楚大夫鍾儀歸囚諸軍府九年

晉侯使與之琴操南音史記越人莊烏仕楚

而病楚王曰烏越之鄙細人也今仕執圭亦

思越否鍾期曰彼思越則越聲不思則楚

猶越聲也

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本羣

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叙而引之

子夏詩序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

美教化又國史吟咏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

變而懷其舊俗者也又詩有六義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萬州刺史韓某子

溫縣主簿子厚有誌豐字茂

實泰字安平此序送茂實也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

其兄銅鞮伯華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

其不與叔向遊者罕知伯華矣鞮音頭○晉

大夫羊舌職

之子曰赤字叔向一字叔譽伯華之弟也左
 傳襄公二十二年伯華為銅鞮大夫代其父為中
 軍尉家語孔子問處歎曰向使銅鞮伯華無
 歿天下其有定矣春秋注銅鞮晉別縣在上
 黨今山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由義又稱伯
 華曰多聞內植進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舌
 氏之美至于今不廢由義本从家語一作猶
 義从左傳○左傳昭公
 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
 不隱其親又曰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家語其
 為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
 足以沒其世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宗元常與
 韓安平遇於上京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
 知吾兄矣貞元九年子厚中進士
 十一年豐弟泰中進士兄字茂實

敦朴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溫淳重厚與直道
 為區常績文著書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大
 備制量遺名居實澹泊如也他日當為達者
 稱焉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焜耀於後
 矣常績又作嘗又綜作弄切達一作識焜
 胡本切燿弋笑切○達者按上文意謂孔
 子也史記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
 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與今將
 浮游淮湖觀藝諸侯凡知兄者咸出祖于外
 天水趙佶秉翰序事殷勤宜備詞旨甚當余
 謂春秋之道或始事或終義大易之制序卦

處未_レ然則後序之設不_レ為_レ非_レ經也

借一作其
杜預左

氏傳序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
本或全用其句序卦謂序卦傳上下二篇也

於是編其_レ錢詩若干篇紀于未簡以_レ贖行李

遂抗手而別一本未有豐之季弟泰知名與
余善十字其說似贊從舊本刪

去一本未有豐之季弟泰知名與
余善十字其說似贊從舊本刪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一本無將

入道三字○末處持
議侃侃似退之聲且

僕未_レ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

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為文章若崔

比部于衛尉相與稱其文眾皆曰納言曾孫

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為先登貞元十六年于
厚求進士年十

入故曰未冠崔鵬字元翰貞元六年自
知制誥罷為比部郎中于邵字相門天寶未嘗以

諫議大夫知制誥朝廷大典多出其手婁師
德武后時以撫定河北進納言世稱為長者

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觀婁君猶

為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

于貞元元年子厚自禮部員外郎貶
永州司馬零陵永州也觀遇見也乃曰今夫

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今則插羽翮生風濤

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融胡不則饜飲食馳
得切

堅良以歡于朋徒相賀為資相易為名各有不

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賀一作贊同堅車良馬也賀以貨

也易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

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阨而姁

媮媮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阨將侯切媮音

虛又呼句切媮音俞○莊自度卒不能堪其

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

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為壽未盡其術

故往且求之豫章今江西南昌南海今廣東廣州桂今廣西桂林也僕

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

言又少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

以為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

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

因為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

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道於名而又德其

久留於我也故為之言少能一不能夫君子之出

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

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

文可以直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
薦之者遽而為處士吾以為非時將曰老而
就休邪則甚少且銳羸而自養邪則甚碩且
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為
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
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
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其
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天其誰悲
慊苦篋切○說文慊不滿也又愜也今將以呼嗟為食咀嚙為

無事為閑不歿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太澤
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阻千與切
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出則窮
以處則乖其不安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
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言下無而字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
妄意乎物表爭伉乎理外務新以為名縱辯

以為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義文周孔之奧詆
 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違古師以入道妙
 若弘農楊君者其鮮矣仇若浪切一作能御
 史中丞崔公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
 來也館于燕堂饋之侯食饋之一一作饋以
 日命合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揮散
 而成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
 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為他奇以立名氏姑務
 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說者楊君固

其徒歟穿去聲貫穿見漢書司馬遷貫穿
不在詩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宗元以
 為太學立儒官傳儒業宏求專而通新而
 者以為曹子師管嘗遊焉而未得其人書命
樂教今天下外多賢連帥方伯朝廷立槐棘
 之下皆用儒先而楊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
 誰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窮歟周禮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
右九棘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
焉先猶言先生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
 也漢有鄧先生

以貽有位者蓋是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
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

徐從事一本作徐生前後反覆俱無異

詞筆婉而有名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
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而儒而使然歟
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
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
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倡以振動其

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
非其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
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
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
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息不負
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
說讀為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子厚嘗有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云今不

自料而序秀才即謂此也此序與冒黎送廖道士序大意相似茅坤曰

說世人不知貴廖生益見廖生可貴
老子云知我者希則我貴是已焦茲
日希落而多奇

交州多南金珠璣瑋瑁象犀皆奇怪至於州
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燿獨發於紛葩
瓊麗而罕鍾乎人璣音幾瑋音代瑁音昧瓊
姑回切與瑁同交州今
為安南國在廣西雲南界濱海唐時隸安南
通天竺道南海番禺合浦交趾皆其屬郡
也金出於南者為良故稱南金璣珠不圓者
異物志瑋瑁如龜生南海大者如蓮條背上有
有鱗鱗大如扇有文章將作器則煮其鱗如
采皮象有牙犀有角皆可貴者紛葩謂艸木
瓊麗謂南金珠璣之類鍾當也今廖生剛健重厚存悌信讓

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
固鍾於陽德者邪是世之所罕也中一作內今之
世恒人其於紛葩瓊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
有貴廖生者邪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也
實亦世之所罕也恒人也一作恒人矣唐
順之日三罕字似相呼應
而一字一義
又各不同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昌黎集有贈元

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
時已覽贈子厚篇子厚嘗有送浩初序
云退之寓書罪余見送元生序不斥
浮圖皆謂此序也元十八未詳其名

唯白樂天遊大林寺序有河南元集
虛者疑即其人云○一篇多是筆意
觀虛成實有致有
應王世貞曰疏宕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
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史記老子
傳世之學
老子者則黜儒學儒者則黜老子余觀老子
道不同不相為謀者豈謂是邪亦孔子
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揚墨由
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合
者可勝言邪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
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都抵

禮切格訛故切。揚墨申商言。揚朱墨程申
不害商執也。漢藝文志有刑名縱橫家抵觸
格逆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閑曠而質直物
無以挫其志其為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躐
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
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表要之
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蘊而其器足以守
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其道求合於世常有
意乎古之守雌者悉上一有而字躐音致奇
音羈表與邪同其道一作
是道守雌一作存雌老子知其雄守其
雌為天下谿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及

至是邦以余道窳多憂而嘗好斯文雷三句
 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論余始得其為人
 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瀘水窮
 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瀘水切漢書作瀘
字營道漢縣名唐屬零陵郡其地今為道州屬永州府郡國志營道南有九疑山山海經注云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也漢武紀將軍出零陵下瀘水注瀘水出零陵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愬蜚廉以寄聲於寥廓邪馮音惠豐隆雷師楚辭云使豐隆乘雲兮是也呂氏春秋蜚廉風伯名又張揖曰風伯字蜚廉

送賈山人南遊序

傳所謂學以為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為己者子厚
生於代宗大曆八年至德宗貞元五年年十七舉進士九年登第十四年中博學宏詞科為集賢正字十七年調藍田尉十九年監察御史二十一年順宗立遷禮部員外郎是為二十一年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郴州所見學者益稀少常以為今之世無是決也憲宗即位

子厚以附王叔文出為邵州刺史十一月貶
永州司馬在永凡十載元和十年正月始名
還至京師三月復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與
出為郴州刺史之言遂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笱之為文章
者畢貫統言未嘗諛行未嘗怪其居室惛然
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名之仕快然不
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
非曰姑為道而已爾景一作定畢一作必諛
險也惛靜也侃若然者其實為已乎非已乎
侃和樂之貌使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

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居不苟容以是之
於今世其果遜於匱乎吾名逐祿貶言見疵
於世奈賈君何之行不苟之於其之也即其舟
與之酒備之以歌歌曰克乎已居或以匱已
之虛或盈其廬孰匱孰克為泰為寵君子烏
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
知其從容者邪克乎已一作克之
已匱下有乎字
送方及師序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屠之

形以為高其學浮屠不能愿慤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為放以故為文章浮圖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游民閑民無職事者處其介然不踰節交於物冲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萌汎席灌手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固異夫假託為者也為上一有而字下有之字薛道州劉連州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夫豈貸而濫

歟薛道州伯高也劉連州禹錫也子厚有道州文宣王廟碑云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禹錫亦有送僧方及南謁出祓中詩序云予為連州居無何而方及至其行結矩如教益多之此序所以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詞蓋謂此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

送浮屠文暢序云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所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詩然宗元之詩今無傳矣韓又有送文暢師北遊詩當與此序同作按五臺山在今山

西臺縣唐在代州屬河東道山有
又峰高出雲漢文殊師利所居曰清
涼山即此河朔序所謂燕魏稱代之
間也○冒黎所稱無以聖人之道告
之而徒贈浮屠
之說者如此

管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有一有以宋二字道
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遊則謝安石
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
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沙門
也袁宏云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
於無為也支遁字道林晉史王羲之傳會稽
自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味仕時亦居焉
孫綽許詢支道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

士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宴集於會稽山陰之
蘭亭習鑿齒傳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
才自北至荆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爾夫
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
遠法師東晉釋惠遠也住廬山每送客不過
虎溪道士陸靜修同陶元亮入山見師師送
之其語不覺過虎溪因相與大笑宋桑
門惠休姓湯氏宋書謝靈運孫裕宗隨父嶺
南元嘉末得還與惠休道人來往又夕逸有
休上人詩與鮑昭明遠詩相接意明遠亦當
時與之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
植深嗜法詔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蓋三十
年謂王城雄都宐有太士遂躡虎而西驅錫
逾紀而秦人蒙利者蓋衆羣品經願開甘露
門以濟羣品紀十

二十一年秦謂長安也雲代之間有靈山焉與竺乾鷲嶺

角立相望而往解脫者去來回復如在步武

則勤求秘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

筏西上振錫朔陞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脫

六穢累益請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竺張六切乾音

度鷲音就筏音伐錫諸本作塵陞音垂與音

又臺山也竺乾靈鷲西土二山名乃佛取徒

說法處圓覺經聲聞人具六通得入解脫凡

有所傳皆是妄想得脫其由各之解脫去維

摩經文殊問維摩詰何等是不一法門維摩

詰默然不應殊曰善哉善哉無有語上言文字是真不二法門也天官顧公夏

省韓公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劉公有安

石之德逸少之高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

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常

希靈運剛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論

之一本無劉公二字鑿齒上有君字貞元十

八年顧少連為吏部侍郎韓臯為兵部郎

鄭楊劉曰今燕魏稍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

與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勤

聖人之教尊禮浮屠之事者比比有焉上人

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蔑衣袂

之贈委財施之會不顧矣

比薄必切誠古得切音格。此大也

釋典有衣被謂衣被也

其來也蓋亦徵其歌詩以燿

迥躅偉長德璉之述作豈擅重千祀哉庶欲

竊觀風之職而知鄭志耳

迥一作迴燿音燿志一作

重○偉長德璉以此燕趙魏幕僚也魏志文帝為文官將山陽王粲字仲宜北海徐幹字偉長汝南應瑒字德璉並見友善賦詩以觀鄭志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詳前卷法華寺西亭夜飲序

送異上人歸中丞叔父名序

重異居永州龍興寺

子厚嘗有酬異上人贈新茶詩又有下韻異公院下韻

或問宗元曰悉矣予之得於異上人也其遺

果何如哉對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

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吾獨有得

焉好佛一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

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則無以

得其言言且不可得況其意乎今是上人窺

其書得其言論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

煩總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

句徵文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辯羣有

之夥則泥而皆存者其不以遠乎論一作論

同夥胡可切泥失聲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

言佛者於吳則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

則重吳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

師已歿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

中書洎孟常州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

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

生得佛法分皆以師友命之鄭中書不詳其人

是鄭綱也舊史綱傳憲宗即位遷中書舍人

俄拜中書侍郎與杜黃裳同秉國政孟簡字

幾道元和中拜諫議大夫以倖直出為常州

刺史晚路殊驟急佞佛過甚為時所詰嘗與

劉伯芻歸登蕭今連帥中丞公具舟來迎節

俛諱次梵音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公

綽子厚之叔父拜御史中丞李以中丞公之

吉甫當國出為湖南觀察使直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

重其道況若吾之昧昧者乎書秦誓昧昧我

思之注不明也夫衆人之和由大人之俱洞庭之南竟南海

其土汪汪也求道者多半天下唱而大行

於遠者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羣蟄之有

那河東集卷三十三

十七

雷不可止也和胡臥切竟一作競士一作士
一唱而土行於遠者一作而一
唱而大行於遠者羣一作居○月令
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
於是書
以為巽上人卦中丞叔父名序

送僧浩初序

浩初龍安海禪師弟子也
在郴州時作○自黎力挑
釋氏與孟夫子闢楊墨同功自是千
古卓見宗元反訾之以為其教與易
論語合誠樂之則何不樂其易論語
而乃樂其合乎易論語者且曰樂山
水晴閑安又論之淺淺者矣然其文
特澹宕可誦陳長方曰子厚作序皆
平本惟送僧浩初一序真文章之法
童宗說曰仕於戰國者尊王道不得
不嚴生暴秦之後者言仁政不得
切貝元元和間此何等時邪以人生

而惑于異端大臣且又和之則昌黎
之辨不得不已甚也子厚反因其徒
而深之其如抱薪火何王世
貞曰看他文勢離合之妙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

與浮圖遊紫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

之又寓書累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

礎為湖南從事元和六年請告省其父東都
時退之官東都今韓集逸此書天元生序謂
送元十八
山人序也
浮圖誠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

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

作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

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

怪僻險賊邪者一作亦○揚子曰莊周蕩而

無化然揚子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

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

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史記飛廉生惡來多力

季札吳王闔廬之少子漢書鄒陽傳曰秦用

戎人由余而伯中國由余晉人也凶人戎能

言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

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繼

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

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

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

此韞音音與其人遊者未必能通其言也且凡

為其道者不慶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

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

軌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

慶一作受組音祖軌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

乙甲切焉於虔切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

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

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
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
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
何如也

送元嵩師序 嵩古志切 又音皓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
言未嘗不讎元嵩師居武陵有年數矣與劉
遊久且暱持其詩與引而來 暱音匿 〇 讎猶
中 也 武陵唐屬
鼎州劉夢得與子厚永貞元年同貶員外司
馬劉鼎州柳永州元嵩時自鼎來永劉有送

元嵩南遊詩及引見劉集 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息其

為知而言也信矣 申申字見離騷 經注舒緩貌 余觀世之

為釋者或不知其遺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

貴虛今元嵩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

先人之塋未返其土無他族屬以移其哀行

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為逸遠而為近斯

蓋釋之知道者歟 世上一有是字釋之書有族上或無他字

大報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謔

慢詭者雖為其道而好違其責於元嵩師吾

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

十篇一作七篇詭音怡。莊子辟陋慢詭

也。縱元暉陶氏子其上為通侯為高士為儒

先資其儒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為釋承其

侯故能與達者遊

先下。一有生字。一有賢字。劉引云元暉丹陽人世

有人爵通侯本微侯漢避武帝諱改為通侯陶侃事晉封長沙郡公是為通侯也侃曾孫

潛東晉末弃官不仕是為高士為儒先也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為

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叙其事

人上一無為字

送瑗上人南遊序

瑗丑林切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

言之著者為經翼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

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

流謂流人中國也

法之至莫尚乎般若道之大莫極乎涅槃世

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

矣

般波本切若而也切道一作經涅槃乃結切

衛之巨燭也廣弘明集德無不備者謂之為涅槃涅槃者漢言無為也而今之

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

脫畧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而又陷乎人

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
 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
 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
 晝夜服習而身行之觀古玩切。圓覺經。奢
 摩陀以寂靜為相即空
 觀三摩提以幻化為相即假
 觀禪那以離前二相即中觀有來求者則為
 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為大法之為廣普
 薩大士之為雄修而行者之為空蕩而無有
 之為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
 而色初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

遠哉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
 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
 故為之言

送文郁師序

序一本作引。○文郁師子
 厚之族屬序云扶海沂江
 獨行山水間蓋公時在永州而
 師來也。言不厭而猶有可想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
 間無為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
 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志
 讀孔氏書為詩歌逾百篇其為有意乎文儒

事矣

事一士

又遁而之釋背笈篋懷筆牘挾海

沂江獨行山水間脩脩然模狀物態搜伺隱

隙登高遠望懷愴韶忽遊其心以求勝語若

有程督之者已則披緇艾茹蒿芹志終其身

吾誠怪而譏焉

及及業切脩音宵隙與隙同及負書箱也牘書版也隙

距寒程法式也緇艾緇衣如艾色也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

煩榮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

變化

拏女加女居二切楚辭注拏擾亂也

吾思當世以文儒

取名聲為顯官入朝受憎媚詘黜摧伏不得

守其上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邪
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
也則書以畀之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恥制於
世者則息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
猶以離偶紆舒以縱獨其狀類不一而皆童
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一下或分所
謂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息跡佛而持

詩句以來求余夫豈恥制於世而有志乎物
外者邪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形羈則
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遊
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為邪既曰為言
來哉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送濬上人歸南觀省序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卒敬而後積以眾德歸
于空無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
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修

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為持

律之宗焉

本行經於辱修行三十一百劫始

教諸上人窮討祕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

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
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
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祕殿以
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有京師士庶方且翹
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士人不勝顧復
之恩退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

我復我顧旋視復反復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司

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為

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

友詩以賦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此與前送楊郎

中使還汴州因繫其辭曰上人專於律行

恒久彌固其儀刑後學者歎誨于生靈

蒙福其積眾德者歎觀于高堂視遠如遊其

本幸敬者歎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

此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

故鄭商之犒先乘韋魯侯之贈後吳鼎今饒
詩之重皆歟吳鼎也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
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魯一作後○左傳

人伐晉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
乘韋先牛十一犒師注乘四韋先韋乃入牛
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左傳魯襄公
十九年諸侯盟于督楊晉人執邾悼公以其
伐我故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贈荀
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注壽夢吳
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獻
物者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之先

